

開卷一笑

一至三下

下集

|     |     |   |   |   |   |
|-----|-----|---|---|---|---|
| 漢書門 | 三二四 | 〇 | 函 | 架 | 冊 |
| 類   | 號   | 一 | 四 | 六 | 冊 |

|      |    |     |   |   |   |   |
|------|----|-----|---|---|---|---|
| 內閣文庫 | 漢書 | 三二四 | 〇 | 函 | 架 | 冊 |
| 〇    | 函  | 架   | 冊 | 五 | 〇 | 冊 |

|      |     |    |      |
|------|-----|----|------|
| 內閣文庫 | 番號  | 漢  | 3240 |
| 冊數   | 6   | (  | 5)   |
| 函號   | 309 | 73 |      |

共六  
山九号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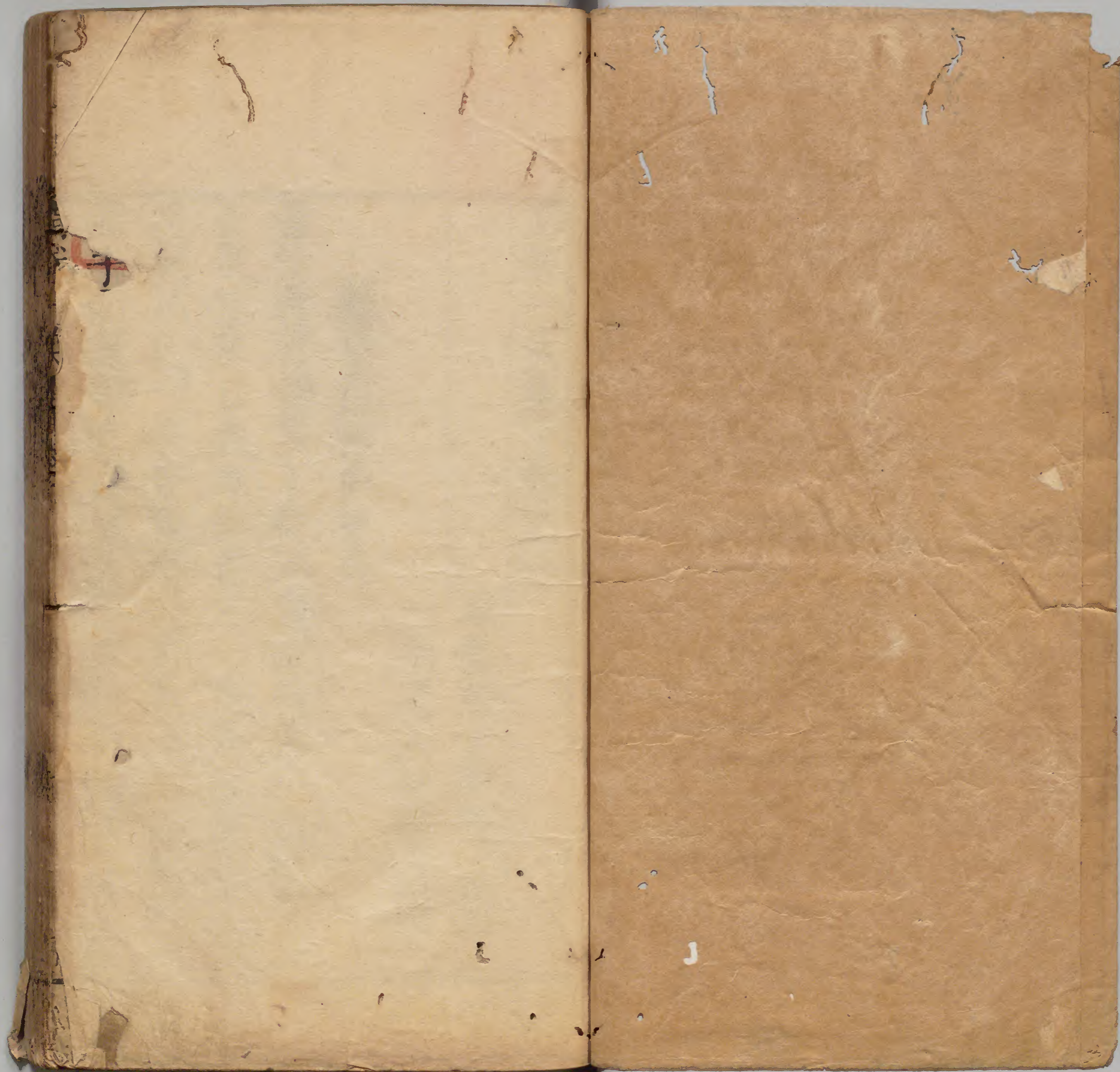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開卷一笑集下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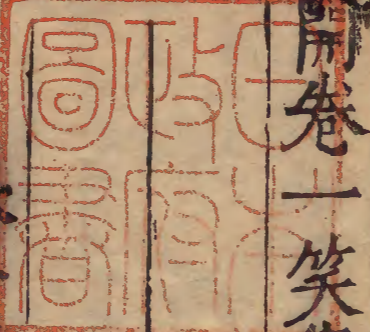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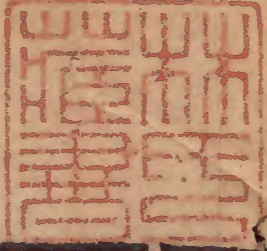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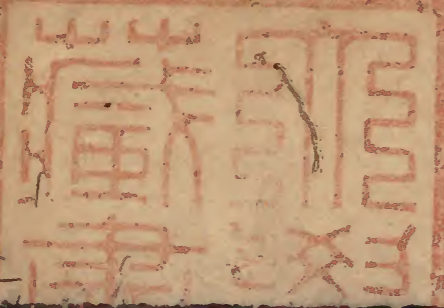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卓吾居士李贄選輯

一衲道人屠隆叅閱

蘇守判和尚犯姦

靈覺寺時有僧名了然。不遵戒行。常宿娼妓李秀奴家。往來日久。衣鉢為之一空。秀奴屢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僧乘醉往。秀奴不納。因擊秀奴。隨手而斃。縣官得實。具申府司。時內翰蘇子瞻





治郡一見大罵曰。秀奴有此橫爲。送獄院推勘。見僧臂上刺字云。但願同生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之句。及見款狀招伏。卽行決斷。舉筆判成一詞。名踏莎行云。這箇秃奴。修行忒煞靈山頂上持齋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柰。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

東坡譏侍姬肉體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每出侍姬十餘。皆有美色。內有一善歌舞者。容顏雖麗而軀幹甚偉。尤豪所鍾愛者。乞坡詩。公戲爲四句云。舞袖踰躑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

大瓢行歌

東坡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有老婦謂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耳。東坡然之。里人呼



此媪爲春夢婆。

### 遊金山

蘇子瞻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歌者袁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蘇自起舞。一坐大笑。

### 東坡捧腹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此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

### 挾妓參禪

大通禪師者。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一日挾妙妓謁之。大通愠形于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令妙歌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今日



參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  
方偷眼。山僧莫敗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  
婆三五少年時。

笑王祈竹詩

王祈有竹詩兩句。最爲得意。爲蘇東坡誦之曰。  
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鎗。蘇笑曰。好則好矣。只  
是十條竹竿。一個葉兒也。

東坡嘲司馬之歛

司馬文正公薨。時程正叔以臆說歛之。正如封  
角狀。蘇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  
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

子瞻喜談諧談謹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  
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  
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彊之使說鬼



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謝表寓諷

蘇東坡遷黃岡。京師盛傳白日仙去。神宗聞之。嘆息久之。後東坡謝表有二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其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安常相對

龐安常善醫而曠。與人語。須書始能曉。蘇東坡笑曰。吾與安常相對。皆成異人。蓋吾以手爲口。安常以眼爲耳。非異人乎。

佛印爲僧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未爲僧日。乃儒家流。書無不讀。滑稽應對。當時無出其右者。與東坡厚善。會飲必相諧謔。在宋神廟朝。因禱旱。乃詔在京各僧入內。修設道場。演經說法。東坡乃戲謂佛印曰。君素喜釋教。竊聞詔僧供奉。盍不冒侍者之名。入觀盛事。佛印信之。既入。上適見



之狀貌魁偉。遂賜披剃。佛印不得已而順受。實非本意。亦頗銜恨。後東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及昔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嘆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薄僧之意。豈謂今日師親犯之。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東坡愈喜其辨捷。

酒令相嘲

東坡與佛印同飲。佛印曰。敢出一令。望納之。令曰。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慳則富。富則慳。東坡見有譏諷。卽荅曰。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毒轉禿。轉禿轉毒。毒則禿。禿則毒。

戲澗中取蚌

東坡一日携宅眷遊西湖。因往靈隱。適見佛印臨澗掬水。怡然忘機。坡詰之。荅曰。聞此中有花紋小蚌。可愛。欲得數枚。置之盆池間。以供清翫。



猶恨未獲坡戲之曰佛印水邊尋蚌喫佛印應  
聲荅云子瞻船上帶家來蚌與家二字借意也坡頗恨之  
各分散而去

### 題僧詩軸

佛印令一僧每于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  
僧乃携詩軸求公爲序正所謂持布鼓過雷門  
也公戲題之曰大杜下有小杜小杜下翹然傑  
出者非吾師而誰大杜者杜甫也小杜者乃杜  
牧之也牧之工詩時人謂之小杜杜字與肚同  
音公以此譏之不知狀詩僧爲何物耶

### 題像

東坡一日爲佛印題真贊云佛相佛相把來倒  
掛只好搗醬別一日佛印却與東坡題云蘇鬚  
蘇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蓋以子瞻乃薄薄鬚  
也

### 聯松詩



東坡過天竺謁佛印。欵語間。因言牕前兩松。昨  
為風折其一。悵恨成一聯。竟未得續其後。舉以  
示坡云。龍枝已逐風雷變。滅却虛牕半。日涼坡  
續云。天愛禪心圓似月。故添明月伴清光。佛印  
喜而歌。嘆服不已也。

遊藏春塢

東坡居西山。探徐都尉於所居之處。面山闢一  
花園。廣植奇花異果。名曰藏春塢。時值芳春。各  
花競秀。盛稱一時。東坡同佛印相訪之。值徐都  
尉出外。兩人不遇。洞門鎖鑰。無得啟扇。俱各悵  
然。見樓頭有一女子美貌。凭欄凝望。東坡遂索  
筆題一首于門上。詩曰。我來亭館寂寥寥。鎮鎮  
朱扉不敢敲。一點好春藏不得。樓頭半露杏花  
梢。佛印借東坡韻又題一首云。門掩青春春自  
饒。未容取次老僧敲。輸他蜂蝶無情物。相逐偷  
香過柳梢。各人題訖回去。忽日徐都尉回。見所



題詩在門。明日乃約二人再來。久而不至。因用前韻自作一首云。藏春日日春如許。門掩應防俗客敲。佳擬欵爲花下飲。莫教明月上花梢。須臾間。佛印東坡又至。徐都尉又出去。家姬女侍宴。遍賞紅紫。真勝集也。酒各半酣。坡卽席間贈一詞與姬女。詞名帶人嬌。○滿院桃花盡是劉郎未見。干中更一枝纖軟。仙家日日笑人間。春晚濃醉起。驚落亂紅千片。密意難窺。羞容易見。平白地爲伊腸斷。問君終日怎安排。排心眼。須信道。司空自來見慣。徐都尉既歸見卽和坡詩付姬歌。此以勸坡大醉而去。徐詞云。○小死藏春信道遊人未見。花臉嫩柳腰嬌軟。停觴緩引。正夕陽將晚。鶯誤入。蹴損海棠花片。只悵春心。當時露見。小樓外曾勞目斷。燈前料想也饑心飽。眼從此去。縈心有人可慣。

聯句嘲僧



東坡與子由佛印同飲於水閣。偶見一婦人洗  
衣脚白。東坡曰。玉筍插銀河。佛印云。紅裙蘸碧  
波。子由大笑。咏後二句云。再行三五步。浸入老  
僧窠。

### 辨虱

東坡一日與秦少游夜宴。忽得身上虱爲少游  
曰。此垢膩生成。少游曰。不是綿絮毛污成矣。相  
辨久而不決。東坡曰。明日同問佛印。若輸作一

宴席。酒散。少游私去佛印處。謂佛印曰。適與東  
坡辨虱來。歷坡說垢膩。我說綿絮毛污生成。他  
來問。只說我的真。當作飯飪會爲席。少游密囑  
去。旋坡至。爲佛印曰。前與少游辨虱來。歷我說  
垢膩生。他說綿絮生。等他來。只說我是當作冷  
淘會爲席。言訖。兩下到詰辨。印曰。易曉耳。是垢  
膩成身。綿絮爲脚。先吃冷淘。後吃飯。飪衆大笑。

### 忙令



東坡佛印黃魯直三人飲酒。至數盃佛印去小  
遺坡曰。那去。印曰。忙片詩即至。及來坐行一忙  
令坡曰。我有百畝田。全無一葉秧。夏已相將半。  
問君忙不忙。黃魯直曰。我有百筐蠶。全無一葉  
桑。春已相將半。問君忙不忙。佛印曰。和尚養婆  
娘。相率正上床。夫主門外立。問君忙不忙。

兩意對

東坡之妹少游之妻也。一日妹歸集宴。因食焙

栗。妹謂坡曰。栗破鳳凰見。

借意言內中黃見

坡思天下

未嘗無對。數日竟未能。佛印來訪問坡有何著  
述。坡曰。欲作一對未能也。因舉前事。佛印應聲  
曰。何不言藕斷鴛鴦飛。言藕斷節出絲飛也佛印復曰。正  
如無山得似巫山聳。此亦同音兩意。坡即對曰。  
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云。何水能如河  
水清。以水對山。最為的對。

佳對



東坡與子由夜雨對床。子由曰。嘗聞術者云。課  
賣六爻。內卦三爻。外卦三爻。思之亦未易對。一  
日同出。坡見戲場有以捧呈戲者云。捧長八尺。  
隨身四尺。離身四尺。坡曰。此語正可。還前日。枕  
上之對。子由曰。觸機而發。誠佳對也。

千字文謎

佛印持二百五十錢示東坡曰。與你商此一個  
謎。東坡思之。少頃謂佛印曰。一錢有四字。二百  
五十個錢。乃一千個字。莫是千字文謎乎。佛印  
笑而不答。

月素撞席

東坡謫官黃州。一日佛印來訪。居佛印于雪堂  
而寢食焉。官妓月素者。坡嘗喜其吟詩。凡會席  
必命至焉。坡方宴佛印。月素適從外來。坡問汝  
來何爲。對曰。適過門聞宴客。敢來求一盆酒。坡  
曰。汝來撥坐。我作一令。汝能還之。令汝與坐。要



一物不喚自來。下用兩句詩。坡出令曰。酒既清。殺又馨。不喚自來是青蠅。詩云。不識人嫌生處惡。撞來筵上敢營營。佛印即還令曰。夜向晚睡思濃。不喚自來是蚊蟲。詩云。吃人嘴臉。生來慣朽。腹貪圖一飲。充月素曰。只將自身還令得否。坡曰。人亦天地間一物。爾何害。乃還令曰。綺筵張。日將暮。不喚自來是月素。詩云。紅裙一醉又何妨。未飲便論文。與字。東坡大喜。其以已自喻。因命入坐同飲焉。

取笑行者

東坡與佛印最厚。一日去訪佛印。語言投合。不覺坐久。東坡倉皇登廁。有一行者會意。便隨後送些茅紙與之。東坡喜其會事。次日以本度牒捨與披剃。一寺僧行駭然。纔知其因送茅紙之有功也。後東坡又訪佛印。因而再至廁所。眾行者喧鬧廁中。各將茅紙進前。東坡在廁所。聞外



面嘈雜作聲。遂問其故。左右以實對。東坡笑曰。行者們自去。腹上增修。以福字。代腹字。不可專靠那扇尿處。

### 四物令

東坡與佛印同飲。要行一令。卽一處有四物。或潔淨。或齷齪。不許差韻。東坡曰。美妓房。象牙床。玻黎盞。百合香。佛印曰。推猪水。癩瘡腿。婦人陰鬍子嘴。

### 鳩虱對

東坡與佛印同飲。偶一班鳩在上啼叫。坡出對云。班鳩無禮。老僧頭上叫姑姑。佛印答曰。白虱有情。小姐胸前叮奶奶。

### 夫人對

佛印訪東坡。偶值出外。蘇夫人臥于紗帳中。佛印出對曰。綠紗帳裡睡佳人。烟籠芍藥。夫人聞之對曰。青草池邊洗和尚。水浸葫蘆。佛印嘆曰。



開卷一笑 卷之一  
和尚得對。佳人寔出。望外。

數目令

東坡山谷佛印同飲。坡與谷密約。止買肉三片。行一令以困佛印。乃謂印曰。要說數目令。能者方許食肉。坡先言曰。二。八。一。十。六。且吃。一塊肉。遂取一片食之。山谷曰。二。九。一。十。八。兩片。一齊夾。遂取二片食之。止遺醋一碟。佛印還令曰。貧僧不識數。且吃。一。碟。醋。

東坡戲刺獄官

蘇東坡自元祐初爲獄官。挫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入。偶遇獄官。甚有愧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府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曰。何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遂免。良久牽一牛至。云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所活數人矣。亦得免。久之獄吏牽一人至曰。此人生



常殺人。今當還命。其人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所共知。汝爲人黃。何功之有。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

六眼龜號

一日東坡謁微仲。微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坡不能堪。良久見于便坐。有一菖蒲盆。畜綠毛龜。東坡云。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時伶人敬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嘲郭祥正詩

郭功甫諱祥正過杭州。出詩一軸示蘇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蘇曰。祥正此詩幾分。蘇曰。十分。功甫喜。又問之。蘇曰。七分。來。是讀二分。



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

受屈鼈相公

子瞻云。予一日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予披褐黃冠而去。亦不知身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目。疑入水晶宮。其下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視。間以珊瑚瑪瑙。廣利佩劔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予曰。海上逐客。重勞邀命。有頃東華真人東溟夫人亦至。出鮫鮓丈餘。命予賦詩。予寫竟。進廣利。諸仙迎看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者。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謹。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斥出。予退而嘆曰。某到處被鼈相公廝壞。

嘲呂微仲

蘇東坡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及拜相。東坡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



開卷一笑 卷之二  
坤爻六二之動。

調司馬

蘇東坡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殆遍也。獨于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與共論免役。差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隱刺荆公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汚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指荆公父子也。

嘲貢父惡疾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東坡會飲。蘇引古人一聯相戲。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



大噓。貢父默然。

子瞻荅元章

蘇子瞻在維揚。一日設客。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子瞻。公笑荅曰。吾從衆。

子瞻還姜至之令

子瞻與姜潛字至飲。姜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紫蘇子。子瞻應

聲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定是厚朴。衆請其故。曰。非半夏。非厚朴。何故。姜制之。

謝復宗儒簡

黃魯直戲蘇東坡曰。昔王右軍書為換鶯字。近日韓宗儒得公一帖。于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書為換羊書矣。蘇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繼作簡以圖報。來人督索甚急。蘇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搽粉虞候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個搽粉虞候。欲出來祇應也。

贈李琪書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始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

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墨。墨濃。取筆大書。東坡七歲黃州。任何事。無言及李琪。卽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其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歡而散。

雪詩代謔

東坡云。西南地温少雪。余及壯年。止一二年見



之。自退居天國豁堂。山深氣嚴。陰嶺叢薄。無夕  
而不雪。每一賞玩。必命諸子賦詩為樂。既而襲  
蹈剽略。不免涉前人餘意。因戲取聲色氣味四  
字。離為四章。止四句。以代一日之謔。且知余之  
好。不在於世俗所爭。而在於雪也。仍效毆陽公  
體。不以鹽玉。雀鷺為比。不使皓白繁素等字。聲  
石泉凍合。竹無風。夜色沉沉。萬境空。試向靜中  
閑側耳。隔牕撩亂撲春虫。色閑來披覽學王恭。  
姑射羣仙邂逅逢。只為肌膚酷相似。遠庭無處  
覓行蹤。氣半夜欺凌范叔袍。更兼風力助威豪。  
地爐火暖猶無柰。怪得山村酒價高。味兒童龜  
手握輕明。漸碾槍旗入鼎烹。擬欲為將修水記。  
惠山泉冷釀泉清。

戲子厚腹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  
而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



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贈曾生句

韓康公絳謝事後。自穎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寬夫。錢穆父。蘇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餘人侍。讌後有新寵曾生者。舞罷爲遊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一絕。牕搖細浪魚吹日。手弄黃花蝶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教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其姓。下句記其事。康公大喜。坡曰。但恐他姬。斯賴故云耳。

嘲陳季常懼內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蓄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克茹。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



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在杖落  
手心。茫然河東獅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  
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此其妾小字。

### 二相公廟

韓子華玉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  
下侍郎。甚至爰立之望。其家構堂。欲榜曰三相。  
俄持國罷政。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  
堂可只名二相公廟耳。

### 牛醫兒

東坡在黃卽坡之下。種稻爲田五十畝。自牧一  
牛。一日牛忽病幾死。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證狀。  
王夫人多智多經涉。謂坡曰。此牛發豆斑療法。  
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効。嘗舉似章子厚。  
云。我自謫居後。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  
猶能接黑牡丹也。俗呼牛爲黑牡丹子厚曰。我更欲留  
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遂大笑。



而別。

謔荆公語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問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乎。坡云。詩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個。公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謔也。

調章子厚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京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游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爲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魃不敢出。招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如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



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 巧荅貢父

劉貢夫觴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劉調之曰。幸早裡。且從容。子瞻曰。奈這事。須當歸。各以三果一藥爲對。

### 子瞻赴獄調妻

子瞻曰。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不能送。見余出門皆哭。余無以語之。顧妻曰。子獨不能如楊朴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失笑。余乃去。

### 坡字巧對

東坡常舉坡字問荆公曰。坡字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東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 小詩寓謔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



問主人此名爲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爲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爲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着水也。它日忽思油果。作小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唯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着水。更覓君家爲甚酥。李端叔嘗爲余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此詩雖一時戲言。觀此亦可以知其鎔化之功也。

### 戲迎合宰相

廬山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擢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

### 杭州判投牒

蘇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矣。有營妓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爲



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諛如此

儋耳醉書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浮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昏

謹晁美叔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見以此為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為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



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其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美叔默然。坡浩嘆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

### 嘲子厚詩

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爲人救止。其後朝士頗聞其事。蘇子瞻嘗與子厚詩。有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猶愛水雲鄉。語。子厚謂其譏已。頗不樂。

### 刺荆公字說

王荆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搜微官。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二爲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



以荅。迄不爲變黨伐之論。於是浸開黃岡之貶。蓋不特坐詩禍也。

### 謔參寥詩料

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塘訪之。酒中子瞻令官妓馬娉娉。乞詩於參寥子。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粘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可惜也。

### 點悟琴操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鬻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



開卷一笑 卷之一  
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

子瞻從權食肉

黃魯直爲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某適到市橋。見生鷲繫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訴於我耶。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卽放之。餘者幸作一盃羹。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悅吾口。雖腥羶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耳。魯直曰。吾

兄從權之說善哉。魯直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湏。莫教閻老判。自揣看何如。子瞻聞斯語。愀然嘆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被閻老之責乎。

蘇小妹相嘲詩

東坡與妹戲言曰。脚音踪未出香房內。額頭先到畫堂前。好個衝頭妹。荅坡云。去年一點相思



淚今日方流到嘴邊。好個長面女史亦云。東坡  
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辨。其額廣而如凸。東坡  
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前。  
妹卽應歌曰。欲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裡有聲。  
傳以坡公多鬚髯。遂亦戲答之耳。

劉蘇嘲語

劉貢父滑稽辨捷。世推無對。晚年雖得末疾。乘  
機決發。亦不能忍。一日擁爐於惠林僧寮。語東

坡曰。吾之鄰人有一子稍長。使之代掌小解。不  
逾歲。誤質盜物。資本耗折殆盡。其子引罪請曰。  
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赴科  
舉。其父大喜。擇日具酒肴遣之。旣別且囑之曰。  
吾老矣。恃子以爲窮年之養。今子去我而游學。  
儻或僥倖。改門換戶。固吾之大幸。然切有一事。  
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子細看。莫便  
和却賊詩。狼狽而歸。蓋譏東坡前逮詔獄。王晉



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為累也。貢父語始絕口。東坡即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反魯。曾有召夫子食者。羣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我曹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里。伺夫子之出。當共尋訪親舊。因閱市肆。眾欣然許之。始過闐闐。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未。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蹕越逸。無一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遽為闊步。顧市中石塔。似可隱蔽。

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羣弟子因目之為

避孔子塔。蓋譏貢父風疾之劇。以報之也。北音謂鼻

為避







尋口眉自噴。屹不似人。楚娘心不悅。有風流少年嘲之曰。可惜白米攪稗子。可惜羊肉伴冬瓜。忒煞水人沒些眼。泥中淹鬱一叢花。楚娘聞之。怨恨求去。其夫詣府陳之。尹判曰。夫有出妻之條。妻無退夫之理。糟糠古不下堂。買臣之妻可恥。且饒根究私情。二人押回本里。

伴喜私犯張嬋娘

張寅伯家富有女名嬋娘。年十六。買得一妾欲隨嫁。名曰伴喜。嬋娘留在房內。令伴寢處。伴喜所為稱意。甚愛重之。或沐浴亦令侍側。伴喜由是遂啟非心。一夕睡後大叫曰。見一鬼青面掩其身。嬋娘駭畏。亟令就床共睡。久乃玩狎。每以異事嚇之。一夕共枕。伴喜問曰。小娘子行嫁在。卽羅幃中事識之否。荅曰。女工之外。一無所識。伴喜曰。也要知些大綱。妾雖女身。二形兼備。遇女則男形。遇男則復成女矣。因以實教之。嬋娘



既爲所犯情竇一開不能自已。

花仲胤寄妻情詞

花仲胤爲伊川令久不歸妻寄詞云西風昨夜穿簾幙閨院添消索最是梧桐零落教奴獨自守空房淚珠與燈花共落胤拆簡見伊字作尹字遂回寄云頓首啓情人卽日恭惟問好音接得綵箋詞一首堪驚寄與音書不志誠不爲伊川題尹字無心料想伊家不要人妻答曰奴啓情人勿見罪閉將小書作尹字情人不解其中意共伊間別幾多時身邊少個人兒

徐軍校兩妻復舊

軍校徐信與妻子出市少憇茶肆傍一人竊睨其妻目不暫釋信怪問之其人曰君妻非某州縣某姓氏耶信愕然曰是也其人泣曰是吾妻也吾家鄭州方娶二年而值金戎之亂遂成乖張豈意今在君室信亦爲之感愴曰信陳州人



也。亦遭亂失妻。偶至一村店。逢婦人露坐地上。自言爲潰兵所掠。到此不能行。吾乃解衣饋食。遂與之俱。初不知爲故婦。柰何。其人曰。吾已別娶。無由復尋舊盟。得暫會一面。敘述悲苦。雖死不恨。信許之。約明日令偕新妻同至。其人懽拜而去。明日夫婦登信門。信出迎。望見長慟。則客所携。乃信妻也。四人相對驚惋。是日各復其故。通家往來如婚姻云。

### 唐明皇嚙助情花

明皇與妃子晝寢水殿。宮嬪爭看雌雄二鵝。戲於水中。帝曰。爾等愛水中鵝。爭如我被底鴛鴦。正寵妃子。安祿山進助情花香。滿寢處之際。含香一粒。筋力不倦。帝曰。此漢之謹卹膠也。

### 山陰王戲褚彥回

宋文帝山陰公主。適駙馬都尉何戢。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



開卷一笑 卷之二  
官數百。而妾惟駙馬一人。太不均。帝乃爲置首  
面左右三十人。吏部郎褚彥回貌美。公主窺見  
悅之。白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公主夜就之。彥回  
不爲移志。公主曰。公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  
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賈皇后喜洛南吏

晉惠帝賈后。荒淫放恣。洛南尉部小吏端麗美  
容止。忽有非常衣服。衆疑其竊尉嫌而辦之。小  
吏云。行逢一嫗。說家有疾病者。云宜得城南少  
年厭之。欲暫相煩。卽隨上車內。簾廂中。行可十  
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箱。見樓闕好屋。問此是  
何處。荅云。是天上。卽以香湯見浴。將入。見一婦  
人。年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痣。共寢數  
夕。贈此衣物。聽者知是賈后。慙笑而去。時它人  
入者皆死。此吏后愛之。得全而出。

梁武獲鶴鷓置膳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爲郅后所察。動止皆有隔拗。帝憤恚。始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鷓鴣爲膳。可以療其妬。陛下盍試諸。帝從之。郅妬之後。妬減大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陛下廣羞諸。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妬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俾其惡去善勝。忌者皆知革心。此助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誠於血生。其議遂寢。

### 郭順卿善調參政

郭順卿姿態閑雅。襍劇最高。劉時中嘗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馬板腸。王卽殺所騎駿馬以啗之。阿魯溫參政矚意之。一日戲曰。我如何。王元鼎曰。郭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



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罷。

劉婆惜巧合監郡

劉婆惜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時有全普菴。撥里字子仁。為贛州監郡。文章政事。別歷臺省。但未免耽於花酒。公餘即與士夫酣歌賦詩。帽上嘗簪花。一日劉之廣海。過贛謁全公。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

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命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歛衽進前曰。能容妾措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為你酸留意兒難棄。捨全大稱賞。納為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

宋玉辨已不好色

大夫登徒子侍楚襄王。因短宋玉為人體貌閑



麗口多嫩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問玉。玉曰。體貌閑麗。受於天也。口多嫩辭。受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玉曰。天下佳人之麗也。莫若臣東家之子。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然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鬢耳。缺唇歷齒。勝行踽傴。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於是楚王稱善。

崔女怨盧郎年幾

盧家有子弟。年暮而為校書郎。晚娶崔氏女。崔有詞翰。結褵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詩以述懷。為戲。崔立成曰。不怨檀郎年幾老。不怨檀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陳居士暫寄師叔



淮南處士陳貺有詩名。五十方娶。自喜得偶。謂人曰。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未幾。王以幣帛召之。或問處士赴召將行。細君宜置之何地。對曰。暫寄於師叔寺中。或曰。婦人年少。何答曰。鎖之矣。或曰。其如水火。貺曰。鎖題已付之矣。

史君實贈尼還俗

詩人史君實見一老尼還俗。贈詩曰。脫却羅裙。着綉裙。仙凡從此路岐分。蛾眉再畫當時綠。蟬鬢重梳昔日雲。玉貌緩將鸞鏡照。錦衣更把麝香薰。屏幃乍得輝光寵。更沒心情戀老君。

陳沆朝道士啗肉

廬山道士體貌魁偉。飲酒啗肉。居九天使廟。一日有鶴。因風所飄。憩於庭。道士大喜。自謂當赴上天命。令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不勝其載。毛傷骨折而斃。次日馴養者知。訴于公府。處士



陳沆嘲之曰。啗肉先生欲上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蔣氏嘲和尚戒酒

唐湖州叅軍陸蒙妻蔣氏善屬文。然嗜酒。姊妹勸節酒強食。蔣應之曰。平生偏好飲。勞汝勸我食。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僧知業有詩名。一日訪蒙談玄。蔣使婢奉酒勸知業。知業曰。受戒不飲。蔣氏嘲之曰。祇如上人詩云。接壘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業慚作。遂起而退。

大壯作補闕燈架

異時儒李大壯。畏服小君。萬一不遵號令。則叱令正坐。爲縮匾髻。中安燈盃。燃燈火。大壯屏氣定體。如枯木土偶。人譁目之曰。補闕燈檠。又一日。妻偶病。求烏鴉爲藥。而積雪未消。難以網捕。妻大怒。欲加捶楚。大壯畏懼。涉泥出郊。用粒食



引致之。僅獲一枚。友人戲之曰。聖人以鳳凰來儀為瑞。君獲此免禍。可謂黑鳳凰矣。

扈戴被水香勸盞

扈戴畏內特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於細君。細君滴水於地。指曰。不乾。須前歸。若去遠。則燃香印。搯至某所。以為還家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戴色欲逃遁。朋友默曉諱曰。扈君恐砌水。隱痕香印。過界耳。是當罰也。吾徒人撰新句一聯。勸

請酒一盞。眾以為善。乃俱起。一人捧甌。吟曰。解。稟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逼戴飲盡。別云。細彈防。事水。短囊戒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別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別云。命繫逡。巡水。時牽決定香。戴連沃六七巨觴。吐嘔淋漓。既上馬。羣諫曰。若夫人恠遲。但道被水香勸盞。留住。

全遊善詞調恢諧



陳全遊乃金陵妓也。高於詞章。多有題咏。俱是  
俏語。題睡鞋詞云。新紅睡鞋三寸。正不着地。偏  
乾淨。燈前換晚妝。被底勾春興。醉人兒。幾回輕  
薄。醒。一日與隣妓何瓊仙者同飲。適見雄雌雞  
相交者。仙請咏之。其詞曰。女靈禽。非走獸。風流  
事。誰不有。只好背地偷情。那許當場美醜。若是  
依律問罪。應該笞杖徒流。更加一等強論。殺來  
與我下酒。咏妓新浴曰。華清宴罷新浴起。帶濕  
裙拖地。單嫌月色明。偷向花陰立。悄。東風悄。東  
風有心兒。輕揭起。見一妓就地小遺。咏曰。綠楊  
深鎖誰家院。佳人急走。行方便。揭起綺羅裙。露  
出花心現。衝破綠苔痕。滿地真珠濺。那小娘兒  
不見牆兒外。馬兒上有人見。後爲士夫所娶。生  
三子俱顯。

陸宅之贈妓爲尼

連枝秀。姓孫氏。京師角妓也。後爲女道士浪遊。



湖海間欲於東門外化緣造菴。陸宅之爲造疏。語多寓譏諢。其中有不比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槌。百煉。不同。萬夫難敵之句。孫於是飄然入吳。遇醫人李恕齋。乃欲尋舊好。遂從俗嫁之。

陳無損題姬再適

會稽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有姬美麗善歌。時出佐客。客有梁縣丞竊爲歎之。馬生俎梁計得焉。他日亦以觴客。陳無損在座。舉杯屬梁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無逝我梁。一座大笑。

李端端被譽得名

崔崖張祐齊名。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真似烟囪耳似鐺。愛把薑芽梳掠鬢。昆崙山。上月初生。端遂往見二子。乞憐請更之。乃更贈曰。竟得黃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



日渾成異。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  
戶。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雲嶺。何其一  
日黑白不均。

謝師厚嘲胥宿妓

元微之貶江陵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  
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池。也照清  
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  
謝師厚作襄倅。聞營妓與二胥相好。此妓乞書  
扇。遂改下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  
鴉棲。

詹蘇諧語

詹侍御事講。蘇大行雨。二公五鼓行長安街。將  
入朝。呵導聲相近。蘇問前行爲誰。從者曰。道裡  
詹爺。卽曰。瞻之在前。詹聞。問後來爲誰。從者曰。  
行人司蘇爺。卽回首曰。後來其蘇。詹叔正談。

芝蔴通鑑



吳人韋政者。腹枵然而好談詩書。語常不繼。或嘲之曰。此非出芝蔴通鑑上乎。蓋吳人好以芝蔴點茶。市肆鬻者必裹以紙。一家紙爲零。殘通鑑一人。頗買蔴。積至數張。而以其中語掉舌。人問始末。輒窮。曰。我家芝蔴通鑑上。止此耳。

### 祝給舍

南吏科祝公石林。嘗爲黃陂博士。有某邑令。心易之。而嗔其抗直。曰。有一破。其題曰。大哉堯之爲君一節。曰。以齊天之大聖。極天下之無狀焉。祝公曰。吾亦有一破。其題曰。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曰。處無可奈何之地。遇大不相干之人。聞者轟然大快。是年公登第。

### 河洛人幻術

鄂城有人自河洛來。善幻術。皆可駭愕。婦擊金。忽謂其夫曰。可上天取僊桃。與衆看官吃。始來其夫負有繩一大束。因拋繩。繩直立。天忽開一



門晴霞絢雲閃灼擁簇繩與門接夫緣繩而上。從天宮擲桃下葉猶帶露人人皆徧食之甘美異人間久之俱聞天上作喧詬聲忽擲其人首足肢體片段而下鮮血淋漓婦伏地泣曰頻年作法不逢天怒今日乃爲天狗所食亦是衆官所使事關人命今但多得錢治棺殮可去也衆皆驚怪膽落且傷且懼醵金兩餘給之婦合肢體成人形盛以條籩謂肢體曰可起矣條籩中應聲曰錢足否曰足夫忽起仍負其繩去衆人無不洒然絕倒。

秦府伶戲術

秦王宴藩臬諸司伶人演戲以一童子扮貂蟬一人扮雲長扮雲長者故作誤持大鐵刀出將童子斬訖身首異處流血滿地諸闈撤尸去王故作怒諸司大愕罷酒辭出王留欵笑令前童子出童子復出侑觴私問童子汝何復活曰此



府中戲術。其時去首。我昏不知。徐加頭頸上。以手抹之。無痕。而我始甦耳。一日宴客。有侍酒童子盜酒飲醉。王覺而怒。卽命殺之。客爲解。王曰。汝以箕盛米一斗。立高臺上。倒身聯翻而下。一粒不撒。則赦汝。童子故求解於客曰。容我撒數十粒如何。王曰。不可。于是聯翻下。一粒不撒。客爲絕倒。諸戲劇皆奇怪若是。

張妓諧語

吳中妓張好兒。婉麗而貌已。是徐娘。一日爲人携遊登舟。客杜君者。望見卽誚曰。他老便老也。是箇小娘。杜本無籍。借太醫籍入貲成吏目。張卽應聲曰。你小便小。也是箇老爺。衆皆鼓掌。朗哉談。

太倉庫偷兒

太倉庫於萬曆中。有偷兒從水竇中入。竇隘攢以首無完膚矣。幸得一大寶。置頂際如前出。至



竇之半。不意復有偷兒入。俱不能以縮退兩頂相抵槁死而寶在其中。久之擁水不流。治瀆始見。但不知兩人抵首時。有何知已話。

李文達公試餘姚

大學士李文達公光任浙省督學使。微行至餘姚。有兩生當門對奕。或曰。太宗師至尚奕乎。兩生曰。我何書不讀。豈憚試。太宗師能作百人名題目試我乎。及試餘姚。論題目。用兵最精策題。

曰。孔門七十二賢。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諸生茫然。齊起跪問。公曰。千字文。且不能記。百人名。亦不省。何謂讀書。

王文成公謔語

王文成公封新建伯。戴冕服。有帛蔽耳。方入朝。某公笑之曰。先生耳冷耶。公曰。我不耳冷。先生眼熱。

桐城女



安慶桐城縣東門西門各有女中痘死年皆十  
餘歲東門之女謁冥司冥司檢簿曰汝祿壽尚  
未應死遣之還而尸已焚毀復以告冥司冥司  
曰柰何鬼卒謂西門之女尸未毀也冥司檢簿  
於西門之女曰是宜死者因令借其尸還魂西  
門之女死久復活其家喜過望而女羞阻不知  
爲誰惟憶其父母於東門欲往從之東門之家  
聞之迎以歸死然故情而非其女兒西門之家  
亦不欲棄女也以訟於邑景陵周諫議時爲邑  
令判曰西家女身東家女魂二家收養而共女  
之情理其安矣于是二家女之及其子歸爭治  
奩具而壻腹兩坦焉

### 胡泰母

河間衛千戶胡泰母死十年父再娶弘治己酉  
忽夢母曰我已托生爲雌鷄毛色豔黃明日爲  
屯軍之贄來汝家也及日泰外出果有屯軍携



鷄來者。家欲烹以享軍。鷄作人語曰。毋烹我。待  
泰兒還。家人以爲怪。俄而泰還。鷄遶泰喃喃敘  
其家事甚悉。泰涕泣告父畜之。旣久。飛啄後妻。  
詬訾不已。泰出。後妻逐入炕下撲殺之。豈人鷄。  
尚相如乎。

韓清

韓清者。洛陽諸生而抱異術。守趙公喪。妾憂甚。  
思得清雅士與談博。未遂也。重門皆閉。忽一士  
歷堦而上。曰。韓清上謁。公亦耳其名。曰。汝從何  
來。曰。公心欲爲平原。故不佞請爲毛遂。不干典  
謁。正發公一笑耳。公大笑與談博。累日夜憂頓  
解。然清之父掾也。竊邑藏金無算。并其母置圜。  
圜清一日來別。且道其事。公曰。可爲公解否。曰。  
正恐累公。可奉裳而就之乎。遂去。長揖謁其令。  
朱公。公怒曰。汝籍博士。又父扞文罔。何傲若是。  
固知汝術勝。可爲我作術。不然受朴。清呼袖中



二妹子出。明媚艷麗絕倫。清歌妙舞亦極。偏向令。令止之。復歸於袖中。曰。技止此乎。清復探襟內。出一龍一虎。龍吟甲動。虎吼風生。勢甚可畏。又偏向令。令止之。復納入襟內。曰。技止此乎。清索水授水一盃。嚙之平地。邑堂成河。波流汹涌。拾樹葉作舟。浮之而身登焉。父母皆在其上。回首揖令曰。累公矣。而刺舟冉冉入雲。莫可極視。而藏金莫可償。

### 感孕

鄞縣民某出賈。妻與其姒同處。夫久不歸。見夫兄私心慕之。成疾。阽危。家人知所以。且憐之。計無所出。強伯氏從帷外以手少拊其腹。遂有感成孕。及產。惟一掌焉。

### 陳大司馬謔語

大司馬陳公汝言。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友善。一日謂曰。君業洗馬。日洗幾馬。公曰。廐馬皆洗。



過獨大司馬洗不得陳公大笑。

不解書意

陸澄南齊人欲撰宋史不成讀易三年不解意義王儉戲云書厨。

性好各別

石林老人會客食雞頭因論古今人嗜好不同及屈到嗜芟曾哲嗜羊棗因言歐文忠嗜鯽魚京師無能斫鱠梅聖俞有婢獨能之文忠公劉

元甫諸人每提鮮活鯽魚數尾過聖俞聖俞得鱠材亦必儲以速諸人蔡君謨亦每以鮮鯽遺之至于崔鉉喜看水牛鬪則又可笑也。

米芾謝硯

崇寧初召書學博士米芾書大屏芾至顧左右乞宣取筆硯上指御案間端研使就用之書成捧硯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賜之芾蹈舞以謝卽抱負趨出餘墨



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蔡京曰：顛名不虛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元章清賞

元章得一硯，謂周仁熟曰：此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識之。荅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真偽居半，特善誇耳。芾起取于筭，周亦索巾滌手者，再作敬觀狀。芾喜出硯，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為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

磨墨，芾變色曰：公何先恭後倨。硯污矣，不可用為公贈。

槐膠彈子

李少微子女頗多，每朝退于亭榭，散槐膠彈子數百枚，令諸小兒爭取之，以為戲笑，終日不倦。戲已，復收于篋。

虱念阿房宮賦

揚州蘇隱夜臥，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



聲繁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虱十餘。其大如豆。

翻綽入水

玄宗嘗令左右提翻綽入池水中。復出。曰。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亦至此。

副急淚

宋世祖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慟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故用豫州刺史以賞之。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亦嗚咽極悲。他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之才聰辨

徐之才聰辨強識。尤好劇談。常嘲玉昕姓云。有言則註。近犬則狂。加頸足爲馬。施角尾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曰。卿姓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應聲曰。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鬼則爲虜。



配馬則爲驢

巧妓齊雅秀

三楊學士當國時。有一妓名齊雅秀。性最巧慧。一日被喚。衆謂之曰。汝能使三閣老笑乎。對曰。我一入。就令笑也。進見。問何以來遲。對曰。在家看此書。問何書。對曰。列女傳。三閣老聞之。果大笑。乃戲曰。我道是齊雅秀。乃是臍下臭。蓋因其姓名之聲而譏之。應聲曰。我道是各位老爹。是武職。原來是文官。以文爲聞也。三公曰。母狗無禮。又答曰。我是母狗。各位老爹。是公侯。侯者猴也。

銀以鼓文趣

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託以親昵。無潤筆。思玄謂曰。平生未嘗白作文。最敗興。你可暫將銀一錠四五兩。置吾前。發興後待作。完仍還。汝可也。唐子畏曾在孫思和家。有一巨本錄記所作。



簿面題二字曰。利市。都南濠至不苟取。常有疾以帕裹頭強起。人請其休息者。荅曰。若不如此。則無人來求文字矣。馬懷德言。曾爲人求文字。於祝枝山。問曰。是見精神否。俗以取人髓爲精神。曰。然。又曰。吾不與他計較。清物也好。問何清物。則曰。青羊。羖罷。

### 考功自調

夏考功愈清介而貧。錢學士溥在京時。除夜同沈粲在夏宅。當作一春聯。求沈寫之。曰。座上無羶。且喜身安心內樂。方構思下句。夏遽云。吾已得之矣。對曰。門前有粟。誰憐眼飽。肚中饑。蓋其家對倉而居故也。錢至新正三日。送米六十石。

### 犯姦盜牛獲免罪

蘇州月舟和尚犯姦。長洲令聞其能詩。以鶴爲題。詩曰。素身潔白頂圓朱。曾伴仙人入太虛。昨夜藕花池畔過。鷺鷥寬却我。偷魚釋之。又一婦



開卷一笑  
以夫盜牛事犯。上縣尹詩云。洗面盆爲鏡。梳頭水當油。妾身非織女。夫倒會牽牛。免其罪。

賣骨董對

賣骨董金克和。嘗求春聯于沈石田翁。遂索紙筆。親書一對云。小門面。正對三公之府。大斧頭。專打萬石之家。蓋其家對俞尚書士悅任云。

外任京職相謔

外任官與京職官相遇。外任官曰。我愛京官有牙牌。京官曰。我又愛外任有排衙。

郭戴二奇才

江西郭希顏十三歲鄉舉。在場屋作文甚捷。監場布政見其遞卷尚早。呼前出一對云。紙糊屏風。千箇眼對曰。油澆蠟燭一條心。福建戴大賓十三中鄉舉。十一二時出考科舉。同輩見其少年。謂曰。小朋友如此年。就要做官。做到何官。荅曰。做閣老。衆戲出一對云。未老思閣老。應聲云。



無才做秀才。衆哄然大笑。知反爲所傷也。

### 崔來鳳子

翰林崔來鳳子。五歲甚聰慧。善屬對。曾有送桃棗者。急欲取之。父曰。汝能作此二果破題則許。荅曰。有食其內而棄其外者。有食其外而棄其內者。一日謂父曰。我亦出一破題。指炕爲題。父故效其體爲之曰。有所以眠乎人者。有所以烘乎人者。曰。教父親做官哩。眠烘二字忒俗。我替你改之。作臥字暖字。

### 輕狂舉子

隆慶五年辛未科。張太岳居正以大學士爲正主考。王荆石錫爵以右中允爲第二房考。荆石得一奇卷。進之太岳。欲薦爲魁列。再三言之。太岳曰。此必輕狂淫蕩之士。當非令器。隨抹兩三行。荆石不獲已袖而藏之。至填四十名外。又固請。乃填中四十八名。拆出。乃休寧人曹誥也。曹



開卷一笑  
赴會試。行囊不挾書冊。惟携戲羅鬼面頭子一箱耳。與諸舉子宴寓舍。席間作僵尸。令人擡身走數遍。以爲樂。不知有何者堪樂也。其輕狂大約類此。殊可發一笑。

### 噴嚏

今人噴嚏。必唾曰。好人說我常安樂。惡人說我齒牙落。終風之詩云。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東坡有詩。白髮蒼顏誰肯記。晚來頻嚏爲何人。隨筆亦載噴嚏不止者。必喫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信之。嘗聞康玄宗友。凌昆季呼寧王爲大哥。每與同食。食次。寧王錯喉噴上髭。王驚慚。上顧欲安之。黃翻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則固以噴嚏爲佳事矣。

### 釋稱父母

佛家稱父爲富樓那。母爲彌多羅尼。

### 字謎



目字加兩點。不作貝字看。上有加字下增二點是賀字 貝字

欠兩點。不作目字看。上有欠字又增二點是資字出荆公 木了又

一口。不作杏字猜。若作困字猜。便是呆秀才。木旁

着了字又字一字口字是極字

煮粥詩

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兩日堪為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問羹湯。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長。

味長

鐵舍大腹

江陰侯孫名鐵舍者。腹大善啖。平生未嘗自見其足。永樂間至京乞恩。太宗命光祿寺茶飯。計食六十斤。謝恩拜不能起。命兩衛士挾之。因不得襲蔭。後家不給食饅頭。又食芡茄。俱成羅以充饑。

老人十拗



宋郭功父有老人十物語。謂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裡睡。不肯坐。只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管。碎事健問。少飲酒。多飲茶。爖不出。寒即出。昔人稱爲切中老人之病。

三子止

開卷一笑下集卷之三

卓吾居士李贄選輯

一衲道人屠隆參閱

少延清歡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數日。

杜鵑喚歸

石誼未娶。聞杜鵑喚歸。歎曰。此物催人使歸。使



我何所歸耶

孫山荅書

孫山應舉。綴名榜末。朋儕以書問山得失。荅曰。解名盡處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覽者大笑。

鄭光辭表

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笑曰。誰教阿舅作此好事。

同生戊子

程文惠與龐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為小官。常戲龐曰。君乃小戊子也。龐後大拜。程曰。今日大戊子都為小戊子矣。

王宰相施設

王及善後為右相。無甚施設。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堂。終日驅逐。號驅驢宰相。

孫丁甲第



開卷一第卷之三  
王禹偁稱丁謂與孫何可比韓柳。既而孫冠多士。丁登第四。自以爲與孫齊名。恥居其下。臚傳之後。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復何言。衆太笑。

吏部譏警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內史德林之孫。安平公百藥之子。性機警。嘗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安期間從何關來。曰。從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

關路去。選者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亦應不笑。又一選人引銓。安期看判曰。第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廢好書。爲讀判曰。向看書判。非但傷足。兼似內損。其人慙而去。

偷狗賦

馮京未第時。讀書早瀟山僧舍。僧有犬。京烹之。僧訴于縣。縣命作偷狗賦。有警聯云。團飯引來。



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嘆賞。

秦魏二使善嘲

李茂貞子從儼。爲鳳翔節度使。因生辰。秦鳳持禮使。陋而多髯。魏搏使。少年如美婦人。魏搏戲云。今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坐。秦鳳曰。夫人無多言。四座皆笑。

好色自迷

唐司空圖有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窶。更忍乘危自着鞭。戒以色戕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

省闈蠢問

歐文忠公諱修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至日午。猶有喋喋弗已者。過晡稍閑。與諸僚方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者。公出。士忽問曰。諸



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一事。或二事。惟先生教之。觀者閔然笑。公徐曰。似此疑事。或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大笑。

### 訴事口給

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謂其曾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州。宗大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雅量。

### 祿山胡習

楊貴妃中酒。微露其乳。帝捫之曰。溫柔新剝雞頭肉。安祿山在旁曰。滑膩凝如塞上酥。帝笑曰。信是胡兒。只識酥耳。

### 洛中新聞

王拱辰太師。卽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嘗起



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于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密室。邵堯夫見富鄭公。諱富問洛中有何新事。邵曰。近有一巢。居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爲發笑。

### 王皓失馬得馬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性懦緩。嘗從文宣北伐。乘赤馬。且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爲求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 逆風張帆

唐抗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哂焉。

### 羲獻自任

王獻之善隸書。變王羲之法。爲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踈弱。殊不及父。



有問義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荅曰。殊不爾也。他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荅。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荅曰。人那得知之也。

方池詩

錢昭度詠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漣漪。夜深若被寒星映。恰似仙翁一局棋。有嘲之者曰。此正謂一局黑全輸也。

遙宗雅嘲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孫某至此。後有士人李章好訕謔。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二千七代孫。李章繼至。

人參澡豆

王介甫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過贈王數兩。不受。人勸曰。公之疾非此不可活。何辭爲。王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



到今日。竟不受。王面黃黑。問醫。醫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王頰之。王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

調慳主人

李章赴隣人小集。主人素鄙會。次章適坐其傍。既進饌。主人前一魚。特大。于眾客者。章即請于主人曰。某與君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眾云。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一座輟飯而笑。

魏收嘲屈

徐之才。嘗以劇談調魏收。收熟視之曰。面是小家方相之才。荅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

也不碍諺語

宋時吏部。有一胥好滑稽。有董公邁。參差失去



開卷一笑  
官誥。但存紙印。遂投狀給據。一日侍郎問其胥曰。此事無碍否。胥曰。朝公大夫董公邁。失一官誥。印紙在。也不碍。侍郎覺其詭侮。杖一百。罷之。蓋俗有舞十般癩。云一般癩來。一般癩。渾身爛了。肚皮在。也不碍。如是凡十首。語言相類。故應聲爲戲云。

### 分司御史

杜牧爲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閑居。聲妓豪侈。洛中名士多謁之。李高會朝客。以杜持憲。不敢邀致。杜遣坐客達意願預會。李邀之。既至。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問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顏。杜乃自飲起。吟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遣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旁若無人。衛玠丰姿。



衛玠美容儀。驃騎王武子濟其舅也。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後從豫章至都下。都下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墻。玠先有羸疾。勝不堪勞。遂病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 謝郎中女

謝郎中有女能詩。長嫁王元甫。元甫調官京師。送別云。此去惟宜早早還。休教重起望夫山。君看湘水祠前竹。豈是男兒淚染斑。

### 償博太守

陳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及帝即位。遂爲太原太守。乃賜璽書曰。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矣。

### 石裕酒沐

石裕方明。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庶無厚薄。



郭文洗花

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為樵牧所傷。郭賣簪沽酒以澆之。人問何故。曰。為二子洗瘡。止痛。眾大笑。

鄭泉快飲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閒居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平康妓

平康妓瑩娘。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一作樣。康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歲年。當邀同志。為修眉。史妓大悅。

季玄酒

西門季玄造二色酒。白酒中有黑花。斟於器中。



花亦不散。中有肝石故也。崔道旅以金銀銅錢來酤。曰以我三樣錢買君二色酒。欲辭得乎。玄笑而與之。

何佟之潔癖

何佟之字士威。一日之中洗滌十餘遍。猶恨不足。時嘲之曰水淫。

方棠陵翻天人案

浙省下飛來峰石上佛像是勝國楊連僧雕琢。下天竺後壁是王叔明畫。剝落處近孫宰子補之。方棠陵爲秋官。卽慮囚江南見而索筆題曰飛來峰。天奇也。自楊總統琢之。天奇損矣。王叔明畫人奇也。自孫宰子補之。人奇索矣。二者乃山中不平之疑案。予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衆傳以爲笑。

楊玠盜書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玠婚後頗游其



開卷一第之三  
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爲人盜盡。曾不之覺。崔遽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經笥矣。崔一笑。

### 晦堂點悟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黃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黃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黃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笑而服。

### 張氏雀鼠

張士簡。名率。嗜酒疎脫。忘懷家務。在新安。遣家童載米二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張問其故。荅曰。雀鼠耗也。張笑曰。壯哉雀鼠。

### 晉公術數不爲動

裴晉公。名度。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 王夷甫不言錢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



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闕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岳柱巧詰

岳柱字止所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驚笑易之

蘇舜卿酒佐

蘇子美名舜欽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歛密覘之蘇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解學士題道士像

壽春道士以小像乞解學士題咏解書賊賊賊



道士愕然。續云。有影無形。拿不得。只因偷却。呂仙丹。而今反作蓬萊客。

令掾確對

秦與令胡遙。雙一門子。忽見一掾挑之。與密語。以爲嫌。問掾何語。掾急遽曰。渠是小人表弟。語家事耳。令卽出一對曰。表弟非表兄。表子汝能對免責。掾卽應聲。丈人是丈母。丈夫令笑。觴之以酒。

夏周二公諛語

夏公忠靖。以工部尚書。沿水蘇州松江。與給事中。周大有同事。一日偕宿天寧寺。周早如廁。夏戲曰。披衣鞞履而行。急事。急事。周卽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輸常輸。衆大笑。

宗室子丐食不廢禮

吳明卿參知大梁時。有宗室子。奪取民間豆腐食之。適鼓吹者在旁。競奏其樂。人問之曰。殿下。



進膳聊侑食耳。

解學士應口對

解學士縉諱筠父澗九歲時嘗帶公詣江沐浴以衣覆老樹上命對云千年老樹為衣架急應云萬里長河作浴盤歸見馬行草野命對云黑馬尾拖銀掃帚對云烏龍項帶玉絲環父珍愛之甚。

嘲六十而娶

王雅宜名寵六十再娶許青陽嘲曰六十作新郎殘花入洞房聚猶秋燕子健亦病鴛鴦戲水全無力啣泥不上梁空煩神女意為雨傍高唐眾聞而大笑

嘲誤寫枇杷詩

莫廷韓過袁履善家適村人獻枇杷果誤書作琵琶字相與大笑屠令君續至莫避去令偶謂有莫君不可得見也袁曰正在此因出見而笑



容尚在面。令君以為問。袁道其故。令君曰。琵琶不是這枇杷。袁曰。只為當年識字。差莫即云。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令君嘗譽再三。遂為莫逆。

解大紳書影

解公字大紳七歲時。一日友人持其父影而至。解

橫書圖畫禽獸。友甚不樂。于是續云。圖公之象。

畫公之形。禽中之鳳。獸中之麟。友笑而奇之。

終



